

Lt:Win



统筹：寒川

第483期 菲律宾篇

组稿人：王勇

菲华截句点评

珍珠

小钧(菲律宾)

贝壳内
一点一滴
默默长成
泪珠

(选自《菲华截句选》，王勇主编，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11月出版)

读后感

1, 王勇(菲律宾)

截句讲究寸劲，在最短的距离爆发惊人的力度。小钧的《珍珠》四行13字，短得不能再短，文字浅白到小学生能懂，其妙又妙在哪里呢？妙在诗题《珍珠》。

贝壳里的珍珠是用生命的泪珠蕴育出来的，印证珍珠之珍贵、泪珠之坚忍。在时间的海底默默等待被打开的一瞬，光芒耀眼的永恒。

2, 李燕琼(福建)

贝壳与珍珠之间的关系本不必言说，但小钧的《珍珠》却有简短有力的语言进行了细说，这种细不是细致的表达，而是细腻的情感，因此读罢令人深受触动！

贝壳内的点滴是无法由人所见，而是默默耕耘，正如很多时候的付出是难以直接用肉眼可观，只能用心去体会才能知晓。珍珠是贝壳付出的符号，而情感的输出则是小钧的表达。

3, 潘露莉(菲律宾)

这首诗以珍珠为题目。第一到三行，叙述“贝壳内”有一样东西正在“一点一滴”，“默默成长”。第四行，也就是末句，只出现两个字：“泪珠”。读完第三行，读者会自然认为，那蚌壳内，那一点一滴，默默成长的，理所当然的是题目所指的“珍珠”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最后，出现的却是“泪珠”两个字。为什么是泪珠，而不是闪闪发亮，晶莹剔透的珍珠？

据说，“贝壳内”的牡蛎/蛤蚌在水中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吸取食物，不得不打开贝壳，以便让食物与养分进入壳内，但是这一举动却也不利于牡蛎的沙粒与寄生物同时进入，它们黏在牡蛎的肉体，刺激着牡蛎，危害牡蛎的生存。为了避免肉体受沙粒的伤害，牡蛎只能释放体内的分泌液将沙粒紧紧裹住，就这样一点一滴，把一粒粒的沙粒层层包裹起来，日积月累，“默默成长”形成一粒粒圆滑剔透的珠子。

“珍珠”形成的故事，就像一则美丽浪漫的神话故事，也就是这首诗题目的意指，然而实际上，贝壳里一颗颗闪亮的珠子，粒粒都是生命在奋斗过程中“泪”的结晶；这也就是为什么，《珍珠》以“泪珠”收尾。

我们华侨先祖，漂洋过海，难得找到栖身之地，为了生活，为了生存，他们排忧解难的血“泪”史，可以与牡蛎媲美。现今，许多华人的业绩正如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奇光异彩的“珍珠”，然而这一颗颗象征财富荣华的“珍珠”，何尝不是祖先们在创业过程中与无数的“沙粒”、“寄生物”斗争而结成的“泪”珠？

《珍珠》以极简略的语言，表现了极深的意境，读后不但能振人心弦，甚至还能振出弦外之音。

创作感言

默默闪光

小钧

露丝是一位诚实勤劳的菲律宾员工，为帮助困难的家庭，让弟妹们能顺利完成学业，她曾五次出国成为千万菲海外劳工中的一员。倾听露丝忆述国外生活艰辛的真实日常，深为感动，这便是写《珍珠》的引子。

海外劳工是菲国经济的重要支柱，对家国贡献不容忽视，大至国家民族，小至家庭个体。为追求和平盛世，幸福生活，人海珍珠默默忍耐，闪闪发光。(2022年1月27日)

静静读一首诗

诗集出版

和权(菲律宾)

一根螺丝钉
在生與死之间
紧紧地钉住孤寂
和悲欣。直到生锈
也不
掉落

读后感

1, 王勇(菲律宾)

原先我选了和权写的《桔子的话》，诗中有云：“想到祖先/移植海外以前/原是甜蜜的/而今已然一代酸過一代/不知/子孫們/將更酸澀/成啥味道”，37年后的今天，华人华裔落地生根于世界各地，取得各种非凡成就，为居住国所重，所谓的离散情结已今非昔比，桔子已然由酸楚渐转甘甜之势。

于是改选其2021年的近作《诗集出版》，这首小诗自有奇妙之处，即诗题与内容极富跳跃之感，需要读者充分发挥想像力。

我的感受是，诗人出版诗集犹如《诗集出版》所揭示的：“一根螺丝钉/在生與死之间/紧紧地钉住孤寂/和悲欣。直到生锈/也不/掉落”，全诗六行29字，精简到不能再精简，却与“诗集出版”似乎全无关联。正是这种无关才显出诗的奇趣，乃出版后的诗集，犹如螺丝钉生锈了也不掉落，紧紧地钉在生死之间钉住孤寂和悲欣。诗集中的诗作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，也将随着时间深入人心，产生无法言喻的影响。

此诗的内涵可作更多元的拓展，如果作者用不同诗题替换！

2, 李燕琼(福建)

文字成书出版，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也可以让人见证它在漫长岁月的长河里所历经的一切。“一根螺丝钉”看

似平凡，但却蕴含着特殊韵味的伟大，因为它将书页串起，也化零为整，亦承载着作者和读者的满满期待。

和权着眼于诗集出版过程中渺小不起眼的螺丝钉，并从它出发阐释自我对于书籍出版的理解和感悟，从细节出发，最终高于细节。“螺丝钉”的作用不只是它能够作品装订成册，更重在于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打磨，这仿佛寄予了作者对作品的期望：希冀自身的作品也能像螺丝钉一样经得起时间的推敲，永葆生命力。

3, 椰子(菲律宾)

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读小学时常唱的一首歌：路边有颗螺丝帽，路边有颗螺丝帽，螺丝帽……

小小的螺丝钉，不起眼，然而，又是生活中缺一不可的。就像诗，似乎是无用的，但又是人类情感表达时所必须的。

和权在诗集出版时，写下有关螺丝钉的小诗，像楔子打进木头一样，将螺丝嵌入书卷。其实，对一个诗人的人生而言，什么东西属于一颗螺丝钉，不言而喻。我相信，每个诗人，都会在自己的肌体里，打进这样一颗螺丝钉。即使有一天生锈了，散架了，但也不至脱落，它只会腐烂，只会消失，它已经与诗人的魂体合为一体。

这样一颗螺丝钉，不会如谷川俊太郎所说：“它总有一天会像从前那样，从人类制作的

形状中逃脱出去，回归到更加无限定的命运之中。”一部诗歌史，因此被钉得伤痕累累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钉在书上，锈在魂里。

4, 吴青科(福建)

文学作为一种想像和抒情的艺术，它在作者心目中的质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逐渐变化的，甚至是明晰的，带有硬度的。文学是一门艺术，同样也是一种技术，它同样会给人带来一种工业制造的精确感、力度感，甚至一种工业物理性的痛苦感。

而这首诗最为巧妙之处，恰恰在于将人文的想像与工业的属性合二为一，从而营造出一种强烈而具体的情感体验。“螺丝钉”作为一种意象贯穿于整首诗，如同一个坚硬的物体贯穿于软体组织，在审美上制造出强烈的反差和震动的体验。正是这种强烈的体验证明了诗人投入诗创作的巨大精力。从此意义上讲，文学创作与工业文明并非泾渭分明，反而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、亲密感。

5, 刘正伟(台湾)

菲華詩人和權前輩非常勤奮，每天都可看到我在我主辦的臉書(FB)“詩人俱樂部”貼詩，發表詩作。《诗集出版》只有六行：“一根螺丝钉/在生與死之间/紧紧地钉住孤寂/和悲欣。直到生锈/也不/掉落”，然而诗没有破题，仿佛也不搭嘎。原来诗人是用象徵、隱喻的手法，來描述诗集出版的心境。

每一位诗人就像一根螺丝钉，或者化为一根螺丝钉，在日常生活之間、在生與死之間，只能紧紧地抓住孤寂的自我和悲欣，然後化為書寫的文字與心情。這讓人想起弘一法師羽化前留下的“悲欣交集”四個大字，這足以代表人的一生的歷程，是有非常經歷與大徹大悟的高人才有的領悟與共鳴。

“直到生锈/也不/掉落”，人生在世不是求名

就是求利，文人多希望藏諸名山、死而後已，所以不斷書寫。羅蘭·巴特說：文本誕生，作者已死。詩人就算生鏽、死亡，他的詩與精神，將永恆不朽。

6, 庄晓明(江苏)

无论诗歌和诗人是如何的寂寞，但无人敢于否认诗歌在人类文明中的意义与价值。对于诗人来讲，出版诗集，无疑是他生命的一件大事，这个时候，他总会不自觉地思考，自己写下了如许并不能带来丰厚商业回报的作品，意义与价值何在？和权的《诗集出版》一诗，实际上就是这样一首“诗辩”，为自己的诗歌的意义与价值的一辩。

《诗集出版》一诗虽只有短短六行，却意蕴丰厚，意味深远。诗人将自己的诗喻为“一根螺丝钉”，连接了生与死，抚慰了人生“孤寂”，记录了人生的“悲欣”。这实际上，已赋予了诗歌最高的意义与价值。因为人来到这个世上，所面对的就是“生”与“死”这一最根本的问题，哈姆莱特著名的独白“死，还是活”，即是对此问题的盘桓。历代的哲人们，也曾对此作出无数解答，但鲜有令人尽意的，而最终，不得不像海德格尔一般，将目光投向诗歌。是的，诗人，以自己诗的写作，至少在某个时刻，甚至以自己的一生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惟有诗，能够联系生与死，穿越生与死。

诗人在整体上是自信的，但对于自己个人的诗，又是谦虚的，认为它们或许会有“生锈”的时候，但即使如此，这样的“一根螺丝钉”，仍会钉在自己的高度，不会“掉落”。最后，我还想对谦虚的诗人说，当一位诗人拥有了《诗集出版》这样的一首诗，他的生命将无论经历多么漫长的时间，即使在他的躯体消失后，也不会“生锈”，而星辰一般闪烁着。

菲华截句点评

浪花

王仲煌(菲律宾)

是童年的我们
仍在彼岸
忙着撷取日光
打来成群结队的水漂

(选自《千岛诗社截句选》，王仲煌主编，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9年12月出版)

读后感

1, 王勇(菲律宾)

站在此岸遥想彼岸是一种什么感受？大概有一种是王仲煌《浪花》般的感受吧！时间退回到童年，在彼岸的故乡，一群童子在水漂中，慢慢的漂着漂着，就漂着踏波而来的浪花。

截句截的就是一段记忆、一片哲思、一条灵感，话若说白，则无悬念。悬念，是截句之魂。如果四行之内已无联想余地，何必以诗鸣

之，不过口水而已。

2, 李燕琼(福建)

浪花本身是无限的代表，不论沧海桑田，它依旧存在，只不过形式在变，但其名无可变动。时间亦是如此，但它却在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行进中，带走了我们的青春，只留下记忆与我们独处。在王仲煌《浪花》中，浪花依旧，记忆如在目前，但时间却不再是童年打着水漂的时刻了。这首截句表达虽轻描淡写，但却深叩我们每个自己！

3, 吴撇(福建)

19世纪欧洲诗歌倡导“去浪漫化”，意识到过度抒情导致的语言灾难：肤浅作态、大同小异、疏离真诚……同时承认“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”的确，白驹过隙，世事飞新的语言的出发地，不是大师的肩膀，不是公众趣味，甚至不是母语，而是个体生命对世界的入微体察后发生的独立又动人的觉知。

在被仲煌的《浪花》攫住内心的那一刻，我们自然该有这样的领悟——惟有诚恳、深邃的“命运理解”，方能叩开读者的心灵和在场感。仲煌对“浪花”的譬喻别出心裁，它是“水漂”，成群结队、延绵不绝的，看似烂漫、喜悦，其实这是带着微笑的泪花，因为生命的成长和寂灭感刹那间就从词语的缝隙里闪现出来，真是“揉碎了心”！

令人叹服的是“彼岸”一词，很苍茫、辽阔的一个所在，但放置的不是“成就”、“地位”、“宏业”，竟是“童年”！于是“轮回

感”也漫上来了……特别奇妙的位移与挪转！漂亮的还有“日光”，司空见惯的意象被仲煌化腐朽为神奇了，日光居然是打水漂的瓦片或扁石……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”的确，白驹过隙，世事飞新的语言的出发地，不是大师的肩膀，不是公众趣味，甚至不是母语，而是个体生命对世界的入微体察后发生的独立又动人的觉知。

创作感言

诗的印记

王仲煌

《浪花》截自我和家人朋友到Palawan渡假时写的一首小诗，我在小艇上近拍了一张日光照耀下的波浪，至今仍然做为自己微信号的头像。或者成年之后，无忧无虑的时光，以及天真无邪的美好，已经是生活中可遇不可求的片段。幸运的是，那样的一刹，自己还能以一张照片、一首小诗来留住。(2022年1月26日)